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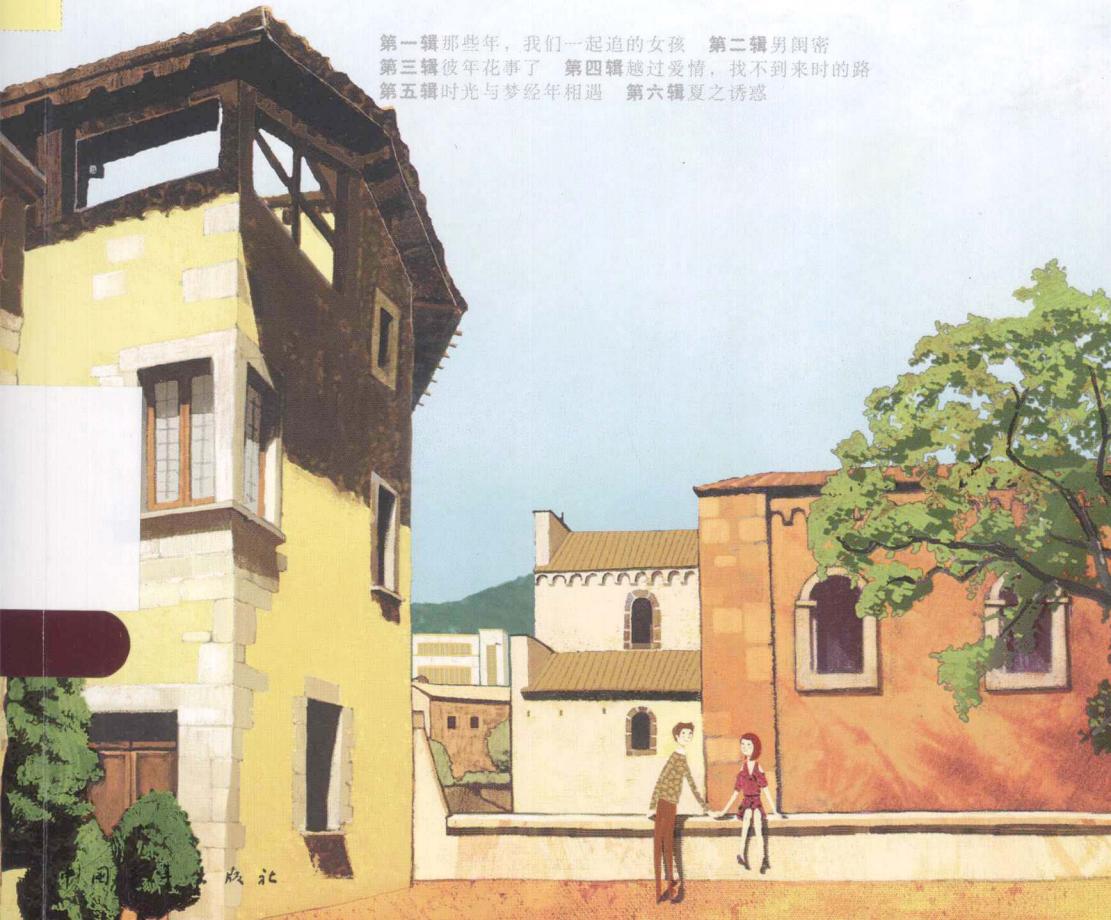


爱情卷 | Love  
Youth Digest  
Classics

# 当我已经知道爱

李钊平 主编  
青年文摘图书中心 编

第一辑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第二辑男闺蜜  
第三辑彼年花事了 第四辑越过爱情，找不到来时的路  
第五辑时光与梦经年相遇 第六辑夏之诱惑



青年文摘典藏系列  
Youth Digest Classics

爱情卷 Love

# 当我已经知道爱

李钊平 主编  
青年文摘图书中心 编



(京) 新登字083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当我已经知道爱 / 李钊平主编；青年文摘图书中心编. 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13.8

(青年文摘典藏系列. 第2辑)

ISBN 978-7-5153-1589-8

I . ①梦… II . ①李… ②青… III . ①散文集－中国－当代

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4046号

责任编辑：侯庚洋

装帧设计：高海军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网址：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：(010) 57350371 门市部电话：(010) 57350370

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\*

700×1000 1/16 16印张 2插页 240千字

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15000册 定价：22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：(010) 57350337

# 目 录



## 第1辑 … 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

- 002 喜欢 // 梁霄
- 007 长生 // 绿亦歌
- 015 姑娘，你是谁家的城堡 // 陆二三
- 022 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// (台湾) 九把刀
- 030 你的口袋里有没有揣一首老情歌 // 锦上
- 034 亲爱的卡西莫多姑娘 // 桥边红药

## 第2辑 … 男闺蜜

- 040 氧化 // 卷毛小
- 045 男闺蜜 // 芒特
- 051 小吉普 // 榛生
- 056 智齿 // 刘麦加
- 062 小猫车站 // 安葭
- 067 波依斯不懂兔子的尖叫 // 榛生

## 第3辑 … 彼年花事了

- 074 勇敢爱 // 叶微凉
- 079 彼年花事了 // 梵鸢
- 084 漂洋过海来看你 // 浅浅
- 088 爱神植爱记 // 安葭
- 093 我们不是一路的 // 小疼

- 098 月光灿烂的日子 // 小语聒碎  
 103 如果你曾奋不顾身爱过一个人 // 王夕

#### 第4辑 … 越过爱情，找不到来时的路

- 108 爱的苏黎 // 韩凌  
 114 小武 // 陆小寒  
 119 西北望长安 // 孙晓迪  
 125 错失 // 岑桑  
 130 物质时代的纯粹爱情 // 陈彻  
 137 祝你前程似锦 // 小短  
 142 越过爱情，找不到来时的路 // 似水无痕  
 147 毫无悬念的诀别 // 涌昼

#### 第5辑 … 时光与梦经年相遇

- 152 只有一边的声音 // 魏天一  
 157 我们就这样散落在天涯 // 柳焕杰  
 162 向青春告别 // 叶离  
 168 浮雪 // 凤声晚凉  
 175 兔子，我们回不去了 // 宁子  
 182 时光与梦经年相遇 // 方小姚  
 189 他在春天那一边 // 马倚君  
 194 那时，我们太年轻 // 南雪

#### 第6辑 … 夏之诱惑

- 200 淘爱 // 张冬  
 206 翡翠手镯 // 水合  
 211 哥们儿粉饼 // (台湾) 谷淑娟  
 216 夏之诱惑 // (香港) 亦舒  
 221 爱的追踪 // 水合

- 226 天然革命 // 天官雁
- 232 红灯路口，撞了一下岁月的肩 // 云落
- 237 无敌行李箱 // (台湾) 谷淑娟
- 242 我不想再有辆车 // 嘉士伯L
- 247 等待爱 // 慧儿

青年文摘  
典藏系列  
当我已经知道爱

第 | 1 | 辑

· 爱情卷 ·

· 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

## 喜欢 文 / 梁霄

那是毕业的前一天，教室里已经没有几个人。之前因为偷懒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落在学校没有搬回家去，几本参考书，一些还没有来得及做的空白试卷，水杯，长长的耳机线，一盏充电式的小台灯。我慢慢地在桌斗里摸索着，把它们一一找出来。你就坐在我的前面，隔了一个走道，靠近墙壁的位置。你在给别人写纪念簿，下笔的每一个字都用好大的力气，一副认真的样子。午后的风刮进来，温热的。你没有理我，于是我觉得自己要变成支离破碎的人了。

我早晨交给你的信，被你夹进字典里，没有拆开。

### 1

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给你写一封信？大概是毕业前的半个月，我以为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吧。我在悲伤的时候，无所适从的时候，空荡了然的时候，喜悦的时候，总要想起你。这样的时候占据了我生活的大半，所以，也许我是常常想起你的，最近更甚，如果再不将你忘掉，恐怕会流下眼泪来。

你呀，我现在坐在你的身后凝望你，悄然无声的。不要以为我是想怎样，其实早就记熟了你的样子，再多这样的凝望，也只是让时间慢一些，让我获得更多凝望你的快乐。

给你写信这件事曾让我非常烦恼。我没有写过情书，不知道要在什么位置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句子，又要怎样才能词义完整，将自己向你和

盘托出。因此，我踌躇了几天，写过三个开头，那些简单的字几乎都能背下，最后却仍然都丢进了废纸篓。

给你写信的时候，万籁俱寂，暗蓝色的天空上滚过铅灰色的浓云，没有星星，给你写信这件事便成了我一个人的秘密，所以我是这样坦然。我写：“你怎么可以那么好呢，喜欢你的感觉怎么可以那么好呢，我此刻全部的情感都属于你了。”我被自己吓了一大跳，赶紧闭起眼睛，回忆你我的种种，到底有没有像这样好，可无从去想，它们变成我的一部分，我看不清自己，又怎么能够再看得清它们？这是青春期的日子，原先那些可以看清的东西，到此时却也都看不清了。

我只想起一件小事，五月的时候，我们在教学楼宽阔的大厅里打羽毛球，柳絮被风扬进来，落在你的脚边，那时你真是美极了。

我写有一年冬天你陪我过生日。冬天不像从前那么冷了，雪落在马路上便化掉，你陪我慢慢地走，已经想不起来当时的话题，大抵都是些开心的事。有一段路，你不知不觉便挽起了我的胳膊，不再说话。我们穿过稍稍积雪的街道后，你也没有将我放开。

现在想来，当时的自己何尝不是太懦弱了，要是当时说给你听就好了，说我喜欢你，便也不会有接下来那些恍然的时光了。

可事实是我没有勇气开口，你最终放开了我，我们在你家门前告别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还有一次，你也轻轻挽着我，我撑着伞，躲避着车子溅起的泥浆。你是小心翼翼地向我靠拢的，先拉着袖口，最后挽住了胳膊。你说，我怎会慌张地躲开，只是整个心都微微颤抖，继而变成一个傻里傻气的人了。之后我看王小波，被那些缭乱的句子感动个半死，那个家伙不是说：“你不在我眼前时，我面前就好像是个雾沉沉、阴暗的海，而我知道你在前边的一个岛上，我就喊：爱！爱呵！好像听见了你的回答：爱。”我要如何才能听见你的回答呢？

有时候，我想到自己是个自卑的、没有安全感的人，就非常沮丧。晚自习放学常常是我一个人走回家，空旷的马路，可以放心地走在路中间。我的神情约莫是恍惚的，因为我又想起你。

我们相处了好些年，却从来都没有吵过架，你就像此刻柔软的夜晚，你只能是柔软的夜晚，人们要是明白夏天的夜晚有多么好，便可知道你有多好了。有次你拿去我的钥匙，偷偷在上面贴下我的名字的字母，钥匙到现在还没有用旧，贴纸却总是被我摸来摸去，而变得有些褪色了。我听你讲死去的小狗，看你难过得要命，便也说不出话来。我把看哭自己的电影传给你，你又要跟着我再哭一遍。

我们就是这样要好啊，在一起的时候那样开心，分开后也不觉得怅然若失。

## 2

把信交给你之后，不几天就高考了。考完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饭，你坐在那一群人里，我坐在这一群人里。快要吃完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落泪，一时之间饭桌上便有了散场的意味。你缩在角落里，和朋友翻看着手中的相机。我们只有过两次合影，一张在我的相机里，一张在你那里。这时你的朋友突然喊我的名字，人声嘈杂，她一副乐坏了的样子，大概是在拿那张照片逗笑吧。后来大家嚷着要去唱歌，你唱完《宝贝》，又唱了《爱情》。

你可真是险些要把我弄哭了。

所以，我完全不能描述出对你的喜欢。既然不能描述，那闭口不谈也是好的。可要想把它埋进更深更深的心底，竟然也无计可施。喜欢像是一个骗局，等到不喜欢了，骗局就被揭穿了。然而无论如何，此时此刻的我，是那样喜欢你啊。

没有人来揭穿这个骗局，我就会一直这样傻下去。

我记起那个平常的晚自习。我们打完羽毛球，脸颊和手臂都汗津津的，你热气腾腾地冲进教室，回到座位上，拧开水杯喝水。那时的我坐立不安，看见你喝水的样子也要心动。你怎么可以那么好，我无法专心学习，只能继续看下去。喜欢的感觉如此强烈，我凝望了你一整个晚上，心底里生长出全新的感动。这就是你带给我的感动，无法给别人解释，解释之后就要变得稀薄。

假期里的日子我过得索然无味，待在家中一整天，看完许多本小说，晚上就出门去跑步，见到朋友，两个人便站在路灯下喝干两罐啤酒。我与他谈起你，竟是伤心的语气，朋友责备我懦弱。既然已经这样，就要做出一些改变，或许能让彼此更快乐。

可我深深地明白，要想让你更快乐，就不能做出任何改变。我也只能写一封信，告诉你我的心意，在我们一生中最晴朗的时刻，从此便只需大步往前走。我在信里提起要买一把吉他，给你弹些好听的歌，不过想到往后的日子里没有勇气约你出来，也就作罢。有一个早上，你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里晒太阳，你说：“好无聊哦，想逃出去。”那时我就想到要和你做完一切有趣的事情，但有趣的事情哪儿可以做得完，我又哪儿可以给你那么多。

## 3

最近我在想，喜欢你的我是什么样子呢。

我在书中看到有这样一群人：“胆小鬼们连幸福都害怕，碰到棉花都会受伤，有时也会被幸福所伤。”我担心自己成为这样的人，在喜欢你的时候，总以为一切未卜，便战战兢兢，充满了莫名的恐惧。毕业后天空总是明亮，朋友们常常去广场上骑双人自行车吹风，到了夜里喷泉就要升起，大伙儿便坐在石阶上，说些无关痛痒的话。那样凉爽的夜风和我们，在任何回忆里都是美的。

不过有次你没有来。打去电话给你，你也只是耐心地解释，有事耽搁。然而如此平常的事，我竟要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你了。“胆小鬼们连幸福都害怕，碰到棉花都会受伤。有时也会被幸福所伤。”——所以这样的人才会“在自己还没受伤前，就此分道扬镳”吧，在世人的背后失落的胆小鬼，总是隐藏得那样好。

我记得独身的旅途中，与河川并行的巴士经过焦黄的麦田，在隐约可以望见山头的时刻拐入隧道，我因此而不得不合起手边的书，突然接受前方那样沉默而纤细的黑暗。这便是彼时的失落，喜欢你的失落啊。可我简直是隐藏得太好了，时间久了它就变轻，说不定春天沙尘暴一来，刮一刮

就没有了。

喜欢你让我对这个世界更加失望，但与此同时我又充满了释然，因为一切的一切，只要风刮一刮就会没有了呀。

说话间，我又想起曾经决心要为你写部小说，如今却早已没了念头，因为整个少年时代的心事，我要如何才能写得完。

最近的一次，我和朋友们去你家吃饭。大家耗费掉一整个下午，热闹地吃了火锅，在夏天里吃出一身热汗。后来饭毕，大家都跑去客厅看电视，你收拾桌子，我则留下来站在水池边洗碗。这样的场景，真让我们显得愈加亲密。擦筷子的时候，你突然走进来，在抽油烟机下面狭窄的空间里，你靠近我，对我说：“你真好啊。”

嗯，我从来都是好的。天黑的时候，落雨的时候，清晨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都想对你好。你一旦让我拥有喜欢的能力，从此便再也不会丧失。

这是你留给我的唯一永恒的印记。

# 长生

文 / 绿亦歌

2011年的一个夏天，我梦到了17岁的宁长生。他穿着单薄的白衬衫，冒着倾盆大雨穿越大半个泽川镇为我送来外婆给我熬的药。

## 立 春

宁长生出生在万物燃烧的七月，体性阴寒，一落地就是个病恹恹的娃。三个月后，镇上来了个道士，宁家人让他给算了算，他说今年冬至镇子上会降生一个女孩，届时攀了这门亲，方可改了这孩儿的苦命盘。

宁家辈分最高的宁外婆急忙喊人去打听镇上哪家人的预产期在冬至，她亲自煲了上好的鸡汤，到我家提亲。我母亲早些年颇受宁外婆的帮助，她将礼金全数退还，为我取名冬至，以表示同意并纪念这门亲事。

来年春分，桃始华，仓庚鸣，鹰化为鸠，从此，宁长生的身体真的开始好转。

那时镇子上没有幼儿园，我们成群地去镇子边的河里游泳，春夏秋冬，时节并不是问题。除了游泳，我们还爬树，去地里偷玉米来烤，被家长逮住，总是免不了一顿暴打。

宁长生从来不参与这些。我们游泳，他就在一旁看衣服；我们爬树，他就在树下把树叶仔细堆好；我们偷玉米，他就站在田外边给我们放哨。我最开始的时候一直很瞧不起他，久而久之，我连话都不屑同他说，只是每次烤了香喷喷的玉米，我会故意拿到他面前显摆。

“你不想吃吗？”我问。他摇摇头，继续把地上我们弄下来的树叶捡

好。不管我说什么，宁长生总是这样，爱理不理的样子。

“宁长生你这个大猪头！”

小小的我涨红了脸，大声喊出我所想到的最厉害的骂人话。

别的小孩纷纷朝我们看过来，宁长生有些错愕地喊我的名字：“冬至！”我努力仰起头，看着天上一片澄澈的天空，“干吗？”

“别哭了。”他突然蹲下身来，用手指温柔地触碰我的脸颊。

在他温暖的手指碰到我的一刹那，我蓦地想起，唯一宁长生会加入的游戏——捉迷藏。不管我躲在哪里，他总是能找到我，拨开挡在我身前的大堆的芦苇丛，叫我的名字：“冬至。”

### 惊 蛰

泽川镇唯一的小学在南面，宁长生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。我家离得很近，有时母亲就会招呼他到家里一起吃饭。

我们不在一个班，宁长生偶尔会来找我，给的都是些他外婆嘱咐带来的东西。

有一天下午放了学我并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沿着泡桐镇的那条河走了很久，似乎已经走到夕阳的尽头，我看见了宁长生。

我突然鼓起勇气，很大声地喊：“宁长生，你去过夕阳的背面吗？”我歪着头，有些幼稚有些迷茫，“你说，夕阳的背后有什么呢？”他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不知道，以后你去看看吧。”

多年以后，我再想起他的这句话，才恍然明白，原来从一开始，他就没有打算和我一起走。

六年级那年，母亲去宁长生家，希望他这一年能够寄宿在我们家，因为那时候的课业比较繁重，母亲不忍他每天来回奔波。

宁长生来我家的第一天，我为他煮了一碗面，镇上的孩子打小都会做一手好菜。看着坐在对面一口一口吃面的男生，我的心从未那样紧张过。

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，我和宁长生的关系却没有因此变得很好。我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错开和宁长生一起上学放学的时间，我的伙伴们都非常奇怪，问：冬至你这是在害羞吗？才不是害羞，我大声地辩解道，我只

是讨厌他！非常讨厌！

12岁的夏天，我和宁长生顺利升入同一所初中。我们身边的伙伴们已经开始有人出去打工了，那时候的我一直以为大家会嘻嘻哈哈地过一辈子，从来没有想过未来。

我从来不肯承认，在内心最深处，我很满意自己的未来。就如所有人所说：我会嫁给宁长生，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然后平安喜乐地过完这一生。

### 秋 分

结业考考完后，宁长生回家了。我呆呆地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，想着宁长生在这里时的情形，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独。一种无形的情愫狠狠地拉扯着我的心脏，试图将我带入无尽的黑暗。

上了初中，我稍微成熟了一些，不再成天躲着宁长生。不过，两个人见面也只是点头微笑，连招呼都不会打。

初二，一个叫阿和的男生喜欢上了我。他们那帮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有些特别，在放学后将我堵在教室的门口，还大声嚷嚷着“无关人士迅速离开”，我颇为好笑地看着他们将那个叫阿和的男生推到我面前。他有些手足无措，挠着后脑勺说：“我……你……做我的女朋友吧！”

“噗——”我很不给面子地笑了起来。

在场的人都愣了，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回答。“抱歉抱歉，”我为自己的失礼急忙摆手，我指了指自己的心脏，“我不能答应你，应该说，我没有办法答应你了。”

“因为宁长生吗？”旁边的一个男生插嘴道。

“是啊。”我一边微笑着一边拉了拉肩上的背包，用劲地推开面前的人。

刚走出教室，我就看到了在走廊上等我的宁长生，干净的白色衬衫，最上面一颗纽扣没有系上。

“今天去我家吃饭。”

“好。”

宁长生将自行车推出来，我想了想，装作很自然地坐上后座。对，这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权利。那时候我以为我和宁长生，都只属于彼此。

宁长生车速不快，微凉的风轻轻拍在我脸上，很是惬意，我看着小镇上的绿树一棵棵从眼前飞过，掌心渗出了汗，却始终不敢靠在他的背上。

那天之后，我和宁长生的关系奇迹般的近了一些。

课间的时候见面会一起走上一段路，聊一些日常的话题，刚开始我还小心翼翼的，直到他买了冰棍从我后面放在脖子上，我被吓了一跳，转过头去，看见笑得一脸温和的宁长生。

那段时光，是我最怀念的。

### 冬 至

泽川镇没有高中，16岁的我和宁长生都去了离小镇三个小时车程的城市求学。

当我真正地站在林立高楼的城市中，才终于承认，泽川镇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。

我和宁长生都住校，但是依然没有在一个班，我只有在周末时才见到宁长生。

某天课间，宁长生居然来教室找我。他微笑着，“很忙？”

“也不是，”我只是有些诧异罢了，“有事？”

“嗯，晚自习下课后在树林那边的槐树下等我，可以吗？”

“做什么？”我有些疑惑地抬头看向宁长生，他却比画了一个再见的手势，转身离开了。

整个晚自习我都有些魂不守舍，放学后我一路小跑到树林里，宁长生已经在那等着我。

他让我跟在他的身后继续走，一直到学校的围墙边，那里被学生堆了几层砖头，杂草也不似别处乱长。

“你想翻出去？”我吃惊地看着宁长生。

他在满天星光下笑了笑，“不，是我们。”

这一点高度难不倒小镇出来的人，我站在围墙上准备往下跳。外边的

宁长生忽然站起来，张开手臂，“我接着你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宁长生并不是从不跟我们爬到树上眺望风景……最开始的时候，他也会和我们一起的。

宁长生稳当地接住了我，电光火石间，我喃喃道：“我想起来了……”

我看着宁长生的眼睛，整个星空的光都跌碎了进去，“小时候，有一次我从树上失足摔了下去，那天以后，你就再也不和我们一起玩了。”

“我想稳稳接住你。”他说。

“可我骂你是胆小鬼。”我站直了身子。

我们在一处供路人休息的凉亭旁停了下来。他从边上拿出一个天灯和一盒火柴，我将天灯拿着，他轻轻划着火柴点燃蜡烛。

天灯越来越膨胀，终于感觉有些拿不住了，我对面的宁长生也放开了手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冬至，生日快乐。”原来，又是一年冬至了。

## 白 露

得知宁长生选择的是文科时，我已经坐在理科班的教室里。

我在周末遇上宁长生时向他提起了这件事，他只是微笑地说着他不喜欢理科。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步伐来走，不似我，匆匆忙忙地跟着人群。

“冬至，你以后想过怎样的生活呢？”

我眯着眼睛望着遥远的夕阳，“我啊，跟大家一样，努力考大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在城市里定居……”

“嗯。”他温柔地看着我，点点头。

那已经是夏末，宁长生请我吃了一盒冰激凌，和往常并无二般。迎着夕阳笑着对他说再见的我没有意识到，彼此之间慢慢形成的转折。

升入高三的一天，宁长生来找我。他对我说他打算退学。我几度张开嘴，终于努力扬起一抹笑容，“你自己的人生，自己走就是了，又何必……来告诉我呢。”

那件白衬衫，在我渐渐被涌出的泪水模糊的视线里，成为一个再也找不回的点。

次年，我考上大学，父母乐得合不拢嘴。我准备去找宁长生，宁外婆